

文学翻译批评学

WENXUE
FANYI
PIPINGXUE

王平 著

WENXUEFANYIPIPINGXUE

杭州出版社

WENXUEFANYI
PIPINGXUE

文学翻译 批评学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王平著
藏书章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批评学/王平著.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6.4
ISBN 7-80633-856-X

I. 文... II. 王... III. 文学—翻译—翻译理论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731 号

文学翻译批评学

王 平 著

责任编辑 鲁 越

封面设计 赵 路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310007 0571-87997719)

印 刷 杭州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413 千

印 张 13.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856-X/I·2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王平，男，汉族，1969年10月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87年至1990年就读于成都师专英语系，1993年考取四川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1999年考取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从事文学翻译理论和汉诗英译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杭州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已发表专著《文学翻译探索》，论文《论文学翻译中译者和译语读者的合作原则》、《从译文中心论到原文中心论》，译著（合译）《大学校长与企业家世纪对话》、《海底王宫——寻找尼罗河岸边的真正女王》等。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翻译批评对象的选择	(25)
第二章 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和原则	(38)
第三章 原作与译作的阐释与比较	(67)
第四章 文学翻译批评的方法	(134)
第五章 诗歌翻译批评	(149)
第六章 散文翻译批评	(206)
第七章 戏剧翻译批评	(238)
第八章 小说翻译批评	(283)
第九章 文学翻译批评的文化比较	(328)
第十章 文学翻译批评的语言比较	(360)
第十一章 翻译批评文本的审校	(388)
第十二章 文学翻译批评者的素养	(402)
参考书目	(413)

引 论

文学翻译研究包含三个分支:文学翻译理论、文学翻译史和文学翻译批评。文学翻译理论探讨文学翻译活动的性质、规律、功能、原则、方法,文学翻译史研究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史,文学翻译批评以翻译理论和文学理论为指导,对文学翻译的具体现象进行评析,其核心是通过原作和译作的比较对译作的艺术价值做出评价。按《中国翻译词典》的定义,翻译批评是“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①。文学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史研究已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时期,成果丰富,已有大量的论著发表。相比之下,文学翻译批评是一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批评抱有偏见,将其视为文学翻译的附庸,对其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其次,翻译批评自身存在观念落后、理论贫乏、学术含量低的缺陷,拘泥于对原作和译作的文本比较,研究视野狭隘,或局限于对译本的主观印象式、感悟式评价,方法单一,这些缺陷限制了翻译批评的发展。加强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研究、提高其学术质量和水平十分必要。科学的文学翻译批评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这就是文学翻译批评学,它研究文学翻译批评的性质、价值、原则、标准、方法,总结翻译批评经验,探索翻译批评活动的基本规律,指导翻译批评者正确认识为什么批评、批评什么、如何批评等基本问题,帮助其提高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法国学者贝尔曼认为,科学的翻译批评应是一种“自省的,能以其自身特点为批评主体的,产生自身的方法论的评论方式”^②。

文学翻译批评学的研究范畴包括本体论、创作论、标准论、方法论、文本论、主体论、接受论。本体论研究翻译批评的本质、功能、价值,主体论探讨翻译批评者的思维心理机制和素养。创作论研究翻译批评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批评对象的选择和评析、批评作品的构思和表达。标

准论、方法论探讨翻译批评应遵循的标准、应采用的方法。文本论研究翻译批评作品的体裁形式和语言风格。接受论探讨读者对翻译批评作品的接受活动。文学翻译批评学属于文学翻译学的范畴,是文学翻译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叉学科,它以翻译批评者的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批评者通过对作家、译者的研究、原作与译作的比较和对译语读者接受情况的了解,对译作的艺术价值做出自己的评价,通过批评文本表达出来。翻译批评文本通过被译语读者阅读和接受,实现其价值。周仪先生在《翻译与批评》中指出,翻译批评包括五方面内容:“分析原作,着重了解原作者的意图和原作具有的功能”、“分析译者翻译原作的目的、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及其译作针对或可能吸引的读者对象”、“从原作与译作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文字进行详细的对比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评价译作,包括译者采取的技巧与译作的质量等方面的内容”、“评价译作在译语文化或科学中的作用与地位。”^③文学翻译批评的过程可概括为:选择和研究作者、原作——选择和研究译者、译作——对比原作、译作——评价译作——创作批评文本。文学翻译批评的对象包括:审美客体(原作、译作、批评文本);审美主体(翻译批评者、批评文本读者);审美本体(翻译鉴赏和批评活动)。文学翻译批评学研究翻译批评者与作家、原作、译者、译作、批评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翻译批评文本的创作和接受过程。

文学翻译批评包括两个层面: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就实践层面而言,翻译批评以译者的翻译实践为基础和前提,对一般译语读者的翻译欣赏具有指导作用。翻译批评与翻译欣赏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差异。刘运好先生在《文学鉴赏与批评论》中认为,鉴赏是“深入文学作品的审美观照”,批评是“跳出文学作品的返回审视”。批评是要“捕捉住审美鉴赏中飘忽翻飞的蝴蝶,使审美观照中的直觉、妙悟清晰化理性化,而且必须运用语言,尽可能让它伏帖在纸上,将难以言传的意义、复杂的审美情感和心境,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从鉴赏到批评,鉴赏者从“审美自我”转换成“客观自我”。它对“审美自我的反照审视,不仅是对观照中的直觉、妙悟的捕捉,而且是一种逻辑的梳理、理性的判断、实践的升扬与超越的过程”^④。文学翻译批评以翻译欣赏为基础,是翻译欣赏的理论升华。翻译欣赏是个性化的,欣赏者往往按个人喜好来选择译作;翻译批

评是社会化的,批评者选择原作、评价译作要考虑其社会效果和影响。翻译欣赏侧重于感性体验,欣赏者只需阅读译作,关心其是否译得美;翻译批评则融合了感性体验和理性分析,批评者要研究作家、译者的背景情况、译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比较原作与译本,评价译作是否译得既真又美。

翻译欣赏者关心的是译本译得怎么样,翻译批评者不仅关心译本的质量,而且关注译者是怎么译的,为何这样译。喻云根先生在《英美名著翻译比较》中强调翻译批评既要有“正误性的评判”,又要有对翻译过程的剖析。翻译错误有两种:一是明显的错译、误译,批评者应“指出其为什么是错的,原文应如何理解,为什么译者会出错”;另一种错误其实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批评者“应更加细致、深刻,应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心理状态,考察其为什么要这样译而又不那样译,为什么这样译‘好’而那样译‘不好’”^⑤。翻译欣赏是一次性的,欣赏者从译作中获得艺术享受后阅读活动就会中止,不用将自己的感受诉诸文字;翻译批评则具有反复性,批评者须反复阅读原作和译作,不断加深体会和认识,从译著中发现其他批评家未曾发现的价值,把自己的真知灼见用语言表达出来。翻译批评重在发现和创新,力戒拾人牙慧、落入俗套。钱钟书先生对林纾的外国文学翻译的评价独具慧眼,其提出的“译”、“诱”、“媒”、“讹”、“化”等观点可谓戛戛独造。翻译欣赏者对译作的感受和看法往往是零散的,而翻译批评者要对自己的感受和认识进行归纳、综合、提炼,使其条理化、系统化,赋予批评作品理论的严密性和学术的严谨性。

就理论层面而言,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的初级形态,翻译理论是对翻译批评所提出的观点看法的总结和提炼。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中介性,它是文学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中间环节,翻译实践经过翻译批评上升为翻译理论,翻译理论通过翻译批评对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因此,翻译批评具有三重功能:指导译语读者的阅读活动,帮助其提高欣赏水平;促进译者与译语读者的交流,促使译者进一步提高翻译水平;充实和丰富翻译理论,推动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郑海凌先生在“谈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中指出,翻译批评的任务是“以科学的方法对译本(或者翻译理论问题)的艺术价值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鉴别和判断,从中探索译者

的艺术技巧和审美境界,以引导和提高读者的鉴别能力”^⑥。刘宓庆先生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中认为翻译批评应是积极的,“基建并着眼于实事求是的分析、论证,尽可能全面、充分地得出客观的结论”,也是进取的,具有“有助于译者科学地、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译作(并扩及读者看待翻译),从中获得前进动力的作用”^⑦。翻译批评融合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翻译批评学要研究翻译批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规律。

文学翻译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是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的有机结合。文学批评以文学创作为基础和前提。在创作中作家体验生活,构思艺术形象,最后将其外化为语言文字形式。批评者发挥理解力、想象力和联想力,在头脑中将作品的语言文字符号转化为生动形象的艺术画面,对作品进行审美评价和判断,通过批评作品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王先霈先生在《文学评论教程》中指出,文学批评是“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以及文学评论批评现象)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它的中心任务是对具体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指明作品在内容方面和艺术方面的价值”^⑧。文学批评不仅有评价和判断,还有审美体验,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文学批评作品作为批评者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活动的产物,融合了学术理论性和艺术审美性。李国华先生在《文学批评学》中认为,文学批评是“融美学批评与社会批评为一体的艺术性科学”,是“艺术和科学两种因素的有机融合——兼用理论和艺术两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兼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兼有冷静观照和注入情感两种态度,兼有科学发现和艺术创造两种本质”^⑨。

文学翻译批评以文学翻译为基础和前提。译者把原著的艺术价值用目的语言再现出来,使译作和原著在艺术价值上对等。翻译批评者欣赏译作和原作,发挥理解力、想象力和联想力,在头脑中将作品的语言文字符号转化为栩栩如生的艺术画面,同时对原作和译作进行对比研究,判断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原作的艺术价值,并将自己的评价通过批评作品表达出来。翻译批评作品作为批评者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活动的产物,融合了学术理论性和艺术审美性。郑海凌先生在“谈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中指出,翻译批评是“具有一定的实践手段和理论目标的精神活动,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具体的翻译现象(包括译作和

译论)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学术活动,是审美评价与科学判断的有机统一。概括地说,翻译批评是按照文学翻译的审美原则,按照一定的批评标准,对具体的翻译现象(译本或者译论)进行的科学的评价活动”^⑩。

翻译批评者是翻译批评活动的主体,其主体能动性尤其是思维心理机制的充分发挥是翻译批评成功的关键。翻译批评者与文学批评者在思维心理机制上存在异同点。文学批评者运用语言思维分析作品的语言文字,同时运用形象思维,发挥再造想象和联想,在头脑中将其转化为生动的艺术画面,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和把握其思想艺术内涵,最后运用语言思维将自己的评价通过批评文本表达出来。这一思维机制可表示为:语言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语言思维

翻译批评者分别运用源语思维和译语思维剖析原作和译作的语言文字,同时运用形象思维,发挥再造想象和联想,在头脑中将其转化为动人的艺术画面,通过原作和译作的对比研究,判断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了原作的思想艺术内涵和语言风格特点,然后运用语言思维将自己的评价通过批评文本表达出来。这一思维机制可表示为:源语思维、译语思维——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语言思维

张利群先生在《批评重构——现代批评学引论》中指出,批评思维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活动和思维形式,介于形象思维和理论(抽象)思维之间,它不是“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机械相加”,而是“具有包容性”,“容纳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要素和特征,并且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合成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⑪。文学批评者运用具象思维欣赏作品,通过抽象思维对其进行评价和判断,最后综合运用两种思维创作出批评文本来,使其富于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这一思维过程可表示为:具象——抽象——具象、抽象。翻译批评者运用具象思维欣赏原作和译作,通过抽象思维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对译作做出评价,最后综合运用两种思维创作出批评文本来,赋予其理性内涵和艺术文采。这一思维过程也是:具象——抽象——具象、抽象。

文学翻译批评是一种审美评价活动。审美活动是审美主体作用于审美客体的过程,它包含三个基本条件:主体具有良好的审美心理机制;客体具有内在的审美属性;主体运用审美心理机制去把握客体的审美属性。审美主体是主导因素,他必须充分发挥审美心理机制,才能深刻认

识客体潜在的审美属性,使其审美价值得以实现。从此意义上讲,没有审美主体,就没有审美客体。刘运好先生在《文学鉴赏与批评论》中谈道,文学批评是“审美主体(鉴赏和批评者)在与审美客体(文学作品)的互动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性的审美实践”,其核心内容是“审美想象和审美创造”^⑩。文学翻译批评作为审美活动是批评者主体与客体(原作和译作)的一个互动过程,它包含三个条件:批评者有良好的审美心理机制;原作和译作具有内在的批评价值;批评者运用审美心理机制去挖掘原作和译作的批评价值,对译作的艺术价值作出评价。

了解主体的审美心理机制如何作用于客体,是审美研究的关键。主体审美心理机制系统十分复杂,包含了审美理想、感知、情感、想象、趣味、意志等诸多要素。胡经之先生在《文艺美学》里指出:“人们渴望打开审美主体心灵的‘黑箱’,去窥视人类艺术审美创造的秘密……要想探讨流动着的充满生气的主体的精神、主体意识、主体审美意向性、主体审美走向、审美体验、审美态度等一系列问题,是无法打开艺术家和欣赏者的大脑去察看的,而只能通过大脑对审美对象的多样反映、折射、同构去模拟这一看不见的‘流程’。这就规定了以探索审美主体心理诸要素(感知、想象、体验、理解)、思维运动诸方式(直观、直觉、新感性、思维向度)、心理流程初级美感(悦耳悦目)、中级美感(悦心悦意)、高级美感(悦志悦神)为其根本特质的审美心理学,必须从自下而上的心理学角度(而非自上而下的哲学观点)出发,去研究艺术中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凝聚在艺术作品的‘物化’的审美体验,以及二度创造(欣赏主体)的审美心理层次,从而揭示出文艺活动一般和特殊的心理规律的奥秘”^⑪。

译者与翻译批评者的主体性研究长期以来是译学研究的一个难点。杨自俭先生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中指出,翻译最核心的问题是其内在规律,是“翻译过程中人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因此翻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翻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科学”。它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的,它所关心的是译者的大脑有意识有目的的思维活动规律”,“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当以研究译者的形象思维活动为突破口”^⑫。不少学者对译者思维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刘宓庆先生的“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翻译美学导论》探讨了翻译主体与客体的审美关系、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审美再现手段和

标准。张柏然先生的“心理同构与美的共识”运用完形理论分析了译者的审美认知心理。张今先生的《文学翻译原理》讨论了译者的审美经验、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方梦之先生在《翻译新论与实践》中从心理学、思维科学、语言学、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论述了译者的情感需要和工作心理、翻译思维的种类和方式。相比之下,翻译批评者的心理机制研究则更为薄弱。译界需要充分吸收和借鉴有关文学批评者和译者心理机制研究的成果,大力加强翻译批评者主体性研究。张利群先生在《批评重构——现代批评学引论》中把批评主体的心理结构分为:心理系统(包含知、情、意、理、趣等要素)、智能系统(包括批评感受力、批评推想力和批评评价力)、思想系统(包括思想理论修养、道德品质修养和科学知识修养)。研究翻译批评者的思维机制结构,必须深入了解其心理、智能和思想三个系统。

在审美活动中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反作用于主体。主体通过欣赏客体丰富了审美经验,提高了审美趣味,净化了审美情感,使心理机制得到改善和优化。从此意义上说,每一次审美体验都会产生一个“新”的审美主体。审美主体在灵魂深处渴望个性的自由发展、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实现这一理想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审美活动。审美主体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全身心地投入与客体的审美交流,精神上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刘运好先生在《文学鉴赏与批评论》中指出,每一次审美实践既是“审美发现和审美创造的过程”,也是主体“审美能力的重构过程”。每一次文学批评既是“生命境界的一次超越”,也是“审美世界的渐进完善,审美能力的渐进提高”^⑤。因此审美活动包含两个层面:主体对客体的创造和客体对主体的塑造(即主体通过客体重塑自我)。翻译批评者研究作者和译者,阐释原作,评价译作,创造出批评文本,在这一过程中增强了思维理解力、艺术鉴赏力和语言表达力,丰富了批评经验,优化了审美心理机制。每一次翻译批评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批评者。翻译批评是翻译批评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手段,它包含两个层面:批评者创作批评文本、批评文本对批评者自我意识的影响(即批评者通过批评活动重新认识自我)。翻译批评研究要了解批评者心理机制对客体的影响和作用与批评客体对主体思维机制的反作用。

文学翻译批评应遵循一定的标准,不同的翻译批评者往往标准各

异,文学翻译批评学,作为文学翻译批评的学科理论,应确立起科学合理的批评标准。文学翻译是一种以文学创作为基础、以原作为蓝本的艺术再创造活动,其任务是通过译语再现原作,因此译作必须忠实于原作。批评者评价译作应看其是否忠实于原作,这是翻译批评的基本标准和原则。具体而言,批评者应评价译作是否再现了原作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所刻画的艺术真实、所蕴含的神韵和意境、所表现的艺术风格和特色,通过最大限度的“形似”达到与原作的“神似”。文学追求真、善、美。“真”是指文学作品通过艺术的手法来表现生活的本质,达到一种艺术真实,来表达作者(作品人物)的思想情感。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提出了“真”和“美”的翻译标准,批评者评价译作首先要看其是否真,即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艺术真实。文学翻译是把原作从源语移植到译语中,通过译作保留其艺术价值,译作应与原作艺术等值。诗歌翻译更要“以诗译诗”。许渊冲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美化之艺术”,译作既要“真”还要“美”。翻译批评者评价译作,应看其是否达到了与原作相当的艺术成就,是否以诗译诗,这是翻译批评的艺术标准,是忠实标准的高级层面。文学作品追求“美”,它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的语言带给读者审美享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出了“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刘运好先生在《文学鉴赏与批评论》中指出,美学原则要求批评作品时要“注意艺术的审美特性,遵循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规律,对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把艺术的审美价值作为衡量作品的一个尺度或标准”^⑥。批评者评价译作,应看其是否同原著一样带给译语读者审美享受和艺术感染力。比较文学理论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出发,按照是否达到译语文学作品水平的标准来评价译作的艺术水准。在翻译批评中“真”的标准侧重于评价译作是否再现了原作的艺术,“美”的标准侧重于评价译作是否艺术地再现了原作。

文学作品主要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体裁,各具艺术特色,翻译批评应根据作品体裁特点在批评标准上有所侧重。诗歌融合了意美(神韵、意境)、音美(韵式、节奏等)、形美(语言文字的简洁精练和巧妙排列带给读者的视觉美)。诗歌翻译批评应看译诗是否再现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是否以诗译诗。郭著章先生在《翻译名家研究》中按照以诗译诗的标准评价了许渊冲译的《长恨歌》、《春江花月夜》,从再现原

诗“风韵”的层面评价了郭沫若译的《鲁拜集》和雪莱诗歌。周仪先生在《翻译与批评》中从再现原诗情趣美、识度美和格调美的角度对李白、杜甫、李商隐诗歌的一组英译做了评析。辜正坤先生认为诗歌尤其是汉诗具有“音象美、视象美、义象美、事象美、味象美”，其中“音象美”即音美，“视象美”即形美，包括“语意视象美”（诗歌内在意象结构的组织形式）和“语形视象美”（诗歌外在语言符号的排列形式）。“义象美”、“事象美”为意美，指诗歌的意蕴义理、故事情节带给读者的美感，它们与“音象美”、“视象美”共同带给读者一种综合感受，即“味象美”，这是更深层的意美。^⑩评价诗歌尤其是汉诗翻译，应看译诗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原诗的“音象美、视象美、义象美、事象美、味象美”。

散文的特点是“形散神聚”，其语言节奏、思想情感脉络和艺术风格表现出音美和意美。散文包括抒情体、叙事体、议论体三大类，各具艺术特点，其翻译批评标准也各有侧重。抒情散文重在传达作者的心理情感，表现一种诗化的意境，评价抒情散文的翻译应看译文是否忠实地传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感体验和原作所蕴含的深层韵味。著名作家孙犁为人刚正，淡泊名利，志趣高雅，他在《书籍》中表达了自己对书的深厚感情，语言质朴而韵味悠长。刘士聪先生的译文从“声响与节奏”、“意境与氛围”、“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三个层面准确地再现了作者的精神气质、思想感情和原作的语言艺术风格。批评者评价刘译应分析其是如何再现原作这三个层面的艺术特点的。叙事散文侧重于人物塑造和事件描述，强调故事情节和场面描写的趣味生动。评价叙事散文的翻译应看译文是否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原作的故事情节和场面描写。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的 *Salvation* 描写一位少年（“我”）在教堂做礼拜时的遭遇，刻画了儿童眼中的世界。语言诙谐幽默，充满讽刺意味。刘士聪先生的译文《拯救》准确地传达了原作主人公的儿童心理和叙事口吻，批评者评价刘译应分析其是如何再现原作的故事情节、人物心理和语言风格的。在议论体散文中作者通过论述一个中心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评价议论体散文的翻译应看译文是否准确清晰地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思想看法、观点立场。翁显良先生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就是从再现原文观点与笔调的角度评价了一组英语散文的汉译。

戏剧主要通过人物语言（包括对白、独白、旁白）来描写人物之间的

矛盾冲突,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和个性气质。戏剧语言节奏鲜明,意蕴深刻。戏剧翻译批评应着重看译作是否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戏剧冲突、人物的情感心理和个性气质。戏剧作品的篇幅一般较长,评价戏剧翻译可采用抽样分析法。奚永吉先生在《情动辞发,披文入情——莎剧译品审美感知》中评价莎剧 *Othello* 的汉译时从原剧中选取若干片断,从再现原作人物语言的韵律美、节奏美、个性美等角度对四种汉译本做了比较。与诗歌、散文、戏剧相比,小说的思想艺术内容最为复杂浩繁。人物、情节和环境是小说的基本要素,其中人物是小说的核心要素,情节是“人物运动发展的历史”,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是“人物性格形成、发展的土壤,是情节展开的条件”^⑩。小说翻译批评应着重看译作是否忠实再现了原作所描绘的故事情节和环境、原作人物在容貌表情、举止动作、语言谈吐、内心思想情感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个性气质。小说一般篇幅较长,翻译批评者可采用抽样分析法从原作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若干片断,对其译文进行评析。喻云根先生在《英美名著翻译比较》中评价 *Jane Eyre* 的汉译时从原作第十一、十二、二十六章中各选一段,它们分别描写了简爱刚到桑费尔德庄园时对其的印象、她与罗切斯特初次相遇的情景、罗切斯特在教堂为自己与简爱的婚礼进行辩护的场景,从再现原作场景、情节、人物外貌神情、动作、语言、心理活动等层面对李霁野、祝庆英的两种译本做了比较;在评价 *David Copperfield* 的汉译时从原作第二十二章中选取了一段人物对话,从再现原作人物语言风格的角度比较了张谷若、董秋斯的两种译本。

在文学翻译中译作的价值只有被译语读者接受后才能得以实现。译者总是服务于特定的译语读者群,根据读者对象来确定翻译原则和方法,使译本达到自己所期望的接受效果。许钧先生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中提出了译效问题,译效是指“一部译作产生后对社会群体的影响”。刘宓庆先生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中指出,翻译批评应提高“译语文本可接受性”(TLT Receptability)和“翻译所起的社会功效”在“翻译价值观中的地位”^⑪。批评者评价译作,应充分考虑其译效,即对译语读者群所产生的影响。文学作品追求“善”,表现出“向善厌恶的健康积极的倾向性和对善的情感、态度及评价”^⑫。它既指作者的审美态度,也指作品对读者的思想情感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优秀的作品能陶冶读者的情操,提升

其思想道德境界。批评者评价译作,应看其是否准确再现了作者的审美态度(包括对善的褒扬和对恶的鞭挞),像原作一样能感染译语读者的心灵,提升其思想道德境界。

一部译作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读者群,所产生的接受效果不尽相同。批评者应将译作放在其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原则要求“在特定时代中考察作品的历史真实”,“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文学现象”,“品评在作品背后蕴涵的作家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并考察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⑥。龙协涛先生在《文学阅读学》中指出:“由于读者的作用,造成作家的地位和作品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随读者的接受意识的变化和社会心理的变迁而涨落起伏的变量。可以说,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读者接受包括垂直接受和水平接受,前者指“从历史延续的角度考察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情况及其变化”,后者指“某一历史时期,不同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⑦。

文学翻译史是译者、译作和译语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是翻译文学被译语读者接受的历史。文学翻译批评也应坚持历史的原则和标准,充分考虑译作所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根据译语读者的接受反应,从垂直接受(各不同历史时期中译语读者接受译本的情况及其变化)和水平接受(某一历史时期中译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状况)两个角度,对译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西方翻译研究学派的多元体系论认为社会是一个多元系统(polysystem),翻译活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评价译本应看其在译语文化中所起的功能。赫曼斯认为,翻译研究并不是“为完美或理想的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对现存的译文进行评判,而是就译文论译文,尽量去确定能说明特定译文性质的种种因素,尽可能从功能的角度出发,分析文本策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明译文在接受文学中发挥作用的方式”^⑧。译作的读者对象包含多种层次,辜正坤先生在《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中将其分为外语盲、外语通、语言专家及一般语言工作者、纯学术工作者、一般业务性需要读者、一般娱乐性读者、获取新知的读者七种。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往往根据目标读者对象选择确定翻译策略的手段,批评者评价译作应看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否具有针

对性,满足了译语读者的接受需求。

文学翻译批评需要科学合理的批评方法。文学翻译批评学,作为研究文学翻译批评的学科理论,应提供科学合理的批评方法论。它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思维法,文学翻译批评融合了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语言思维,其根本方法是比较思维,包括趋同思维和求异思维。相比而言,文学批评是通过单一语言、文化内的比较思维来发现作品中“与传统文学观念、标准和方法相符合不一致即创新的地方”。文学翻译批评是通过跨语言、跨文化的比较思维,对译作与原作、译作与译作、源语文化和语言与译语文化和语言进行比较。其次,翻译批评者根据批评对象来确定批评表达法,包括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前者是形式的、微观的、文本的批评,从思想情感内涵、意象结构、语言形式特点、文化内涵、修辞手段等层面评价译作。喻云根先生的《英美名著翻译比较》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两个层面对十四部外国文学名著的总计三十三个汉译本做了评价。刘宓庆先生的《翻译与语言哲学》评价陆机《文赋》的英译采用了语义分析和逻辑验证法。后者是社会的、宏观的批评,对作家、译者的思想艺术个性、创作背景和翻译背景、源语和译语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进行比较,探讨译者的翻译目的、原则、标准、方法,了解译语读者的接受反应。周仪先生的《翻译与批评》介绍了林纾和朱生豪的翻译生涯和翻译思想,总结了其成功经验,采用的就是外在批评法。翻译批评要全面公正、科学合理,需要将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表现法,指翻译批评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包括归纳、演绎、比较(对比)、统计分析、逻辑验证、考证注释等。归纳法是指批评者对译本进行剖析,获得各种感受和认识,然后将其综合归纳,提炼出一些能揭示翻译活动规律、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观点来。王宏印先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采用了“立足于事实材料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法,许渊冲先生在《文学与翻译》中通过对大量文学作品的汉译、英译和法译的评析总结出了翻译“八论”、以创补失论、发挥译语优势论、“三之论”等一系列理论,这都属于归纳法。演绎法是指批评者提出翻译原则和标准,用来指导具体的译作评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就采用了演绎法,强调翻译批评者要发挥“主导性”对原作“酌情善断”,把握其“语义范畴”和“逻辑范畴”,才能对译作做出准确评价。